

风

再

起

时

穿行四季

著

With
the
wind
blowing
again.

风再起时

与《外科风云》
相媲美

年度
巨献

当风再起时，整个世界都在偷偷温暖你。

继《无限趋近于爱》后
穿行四季 蛰伏数年
实力还原更真实的“外科风云”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编委会

风再起时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编委会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ISBN 7-309-05430-3

《风再起时》——《穿行四季》

2011.4

9 787309 054303 >

《穿行四季》——《风再起时》

《穿行四季》——《风再起时》

穿行四季

著

With
the
wind
blowing
again.

风再起时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风再起时》——《穿行四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再起时 / 穿行四季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552-4800-2

I. ①风… II. ①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2056号

书 名 风再起时
著 者 穿行四季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
装帧设计 白砚川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800-2
定 价 38.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文学

目录

第一章	依然的笑容	1
第二章	情不知所起	20
第三章	虚虚实实	41
第四章	釜底抽薪	65
第五章	勇气似偏执	93
第六章	一路上有你	123
第七章	梦里沼泽	156
第八章	还能扛得住么?	178
第九章	潜龙勿用	211
第十章	最好的时光	242
第十一章	孤注一掷	273
第十二章	愿你被善待	290

第一章

依然的笑容

这女孩身材很靓，目测大约一米七八。她只顾大步低头狂走，短发随着步伐的节奏颤着，随时会飞扬起来似的。

余晟对这种身高的女生还处于麻木阶段。

两天前他还在美国，欧美人种的异国女同事里这样的身高挺常见。也是邪门了，余晟最后两个月收治的几位女病人，躺着进来、病好后下床站直——都是一米八以上。

余晟的身高倒是还能镇得住这些女人，可以保持俯视的视角。但后遗症还是落下了，回国的路途中，他看见娇小的女同胞倍感亲切。

所以，他对前面这位一米七八的女孩一点儿好奇都没有，更不想尾随、围观。

但从医科大学抄近道走进附属医院，这一条七拐八绕的僻静小路上，这女孩始终能选对余晟要走的方向。她的步速又快，不给余晟超越她的机会——也可能是不让余晟“追”上她。余晟都觉得自己很像一个“跟踪的变态”。

好在路上人越来越多，他替那女孩感觉到越来越“安全”。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地一直走进了外科楼，等电梯。女孩抢先了一步，挤进了几乎

要超载的电梯，终于甩掉了余晟。

她转过身来，一张脸没有任何修饰，更没有丝毫表情，异常冷漠。电梯门即将合上的瞬间，她挺直了一路微驼的背，仰脸，抬起眼帘，瞥了眼余晟。大概是因为戒备，她转瞬间露出一丝敌意。

余晟回想着这女孩的肤色——他有多久没有亲手缝合过这么迷人的皮肤了？肤色很健康，她的肝脏也应该很漂亮，颜色鲜活、有赏心悦目的光泽。

搭电梯到了肝胆胰外科的楼层，余晟走进病区，发觉气氛不太对。

护士站旁，有个纤细高挑的女孩站得笔直，双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像一枚立着的长钉——正是被余晟“跟”了一路的一米七八的女孩。她的身高太醒目，此时气场又太凛冽，想不注意到她都难。她身后的病房里传出摔东西的声音……

有护士要去看病房里出了什么事。

她却拦着：“他发作一会儿就好了，不用管的。”

护士蹙眉：“不管？病房里有贵重仪器，他会不会把仪器和病房也砸了？”

“他会赔的。”

这话说的……

小护士几乎就要脱口而出：有钱了不起啊？

病房的门忽然被从里面大力扯开，闯出来个气势汹汹的男人。他看着那女孩，吼道：“裴紫苏！我今天不出院！”

“知道了。”女孩说。她明显惹不起这男人，后背微驼，转身想溜。

男人一把扯住了她的胳膊，不让她走。

女孩不敢继续激怒他，也不敢用强挣脱，全身僵硬地被他攥着手腕，挺紧张的。

女孩大概是在病房里就把这男人得罪了，男人看见她火气越发大：“你就是个负心女！你对得起我吗？”

女孩点头：“我是负心女，我对不起你。”

她认错太快，更显得毫无诚意。

男人被气得头晕。

“你别生气了，你还病着，身体受不了。”女孩安抚他，挺懂事乖巧的小模样。

男人这下是手都在抖了。

余晟很不厚道地在心里笑了下：见风使舵、墙头草般的女人，徒然长了吓人的大块头，关键时刻真是没有一点用处。

他走了过去。

男人又在和护士纠缠了，他坚决不出院，目的是：“裴紫苏！从明天开始你每天都得来病房看我！”

裴紫苏不说话。她被攥得手疼，也知道此时太丢人，气急败坏的，可惜脱不了身。

护士当然是不同意的。

这事眼看就要从恋人吵架变成医患纠纷了。

“病人不想出院，就让他住着嘛。”余晟说。

所有人都回头看向了他。小护士眼睛睁圆，激动得险些跳起来：“余晟！余医生你回来啦！”

余晟对她笑笑。

小护士忙解释：“余医生，这个病人的出院手续已经办完了。”

余晟：“那你再给他办个住院。”

“啊？”小护士迷茫——没有过这种操作啊，不合规矩的。

余晟看向不出院的男人，笑了笑。

对方不知他是敌是友，就瞪着他。

余晟目光下移，定格在那女孩被攥得发白的手上，余晟说：“放开。”

低慢的声音，竟有威严。

男人不屑、嚣张：“你管得着吗？”

“当然。这里是医院，你破坏了医疗秩序，打扰了其他病人的休息。而且，”余晟看向那女孩，问，“需要报警吗？”

女孩摇摇头：“不用。叫保安来就行了，谢谢。”

余晟示意护士打电话叫保安。

那男人气炸了，手指着女孩的鼻尖：“裴紫苏，你敢这样对我？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

裴紫苏的忍耐也到了极限，也可能是遇到肯帮她的人，有了底气，她立刻就翻脸了，真有股薄情寡义的狠绝：“江晓城，你要闹到什么样？你就要在这家医院里闹，是不是？”

“我不就是想多见见你吗？将近十年了，我找都找不到你！这次要不是我几乎病死了，你都不会来看我！”江晓城气急败坏，声音都在抖。

走廊里骤然安静下来。

这次换成裴紫苏说不出话来了。

余晟看到裴紫苏眼里有隐忍的光一闪而过，他轻轻抬手，示意护士停下正打给保卫科的电话。

裴紫苏大概是想笑，但是笑得不太成功，说：“我这次来也真是多余。”

她转身离开。

江晓城这一次没追，颓然站了半晌，发出一串桀桀的干笑。他回到病房关上门，随即传出一声脆响，大概是手机被砸得四分五裂了。

小护士对这一对儿漂亮的傻子简直是无语：“两个奇葩！”

但是那个女孩说得对，江晓城这人就该让他在病房里闹，别管，然后让他赔钱就行了——放出来破坏力不可控！

小护士转而对余晟：“余医生，那再给他办个住院？”

余晟瞧傻子似的瞧她：“你还当真了？”

“护士不是应该严格执行医生的医嘱吗？”

余晟笑了：“你倒是听话。”

小护士笑着，忽然激动地拽住了余晟的袖子：“余医生！你终于回来了！大家快来看呀，余晟回来啦！”

余晟被她吓着了。

小护士安慰他：“别怕别怕，我就是把你展览一下，绝对有人买票！”

立刻，全科的医生、护士都聚了过来，围观海归。余晟是肝胆胰外科

的明星医生，这一年在匹兹堡公派访问学习，今天是回来报到的。众人聊着聊着，话题就不太正经了：“余医生，有没有泡到洋妞啊？”

余晟淡淡地笑，意味不明的。

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话题还是余教授的禁区啊。所以，美女们还是有机会的。”

“咱们去聚会吧，庆祝余教授没有被洋妞泡到。”小护士严肃地建议。

余晟对自己的钱包下了狠手：“我带回了洋酒。”

“就这么定了！”

一阵欢呼。

大家商量着聚会，余晟默默地退出热闹的中心。他看到桌上的住院病人一览表，名字大都陌生，也有个他曾经的老病号，现在又住院了。

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和他走之前一样，仿佛他从没离开过。

在美国疯狂工作的日子才刚结束，就已经成为往事了。

余晟站在光影里，逆光晃得他眼前昏花一片，他忽然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他一直在不停地做手术，在各个城市、各种无影灯下，但他想不起来自己除了做手术、看病，还做过些什么事情……

裴紫苏大步流星地离开肝胆胰病区，但她知道自己外强中干，其实是逃离了那里。

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按这个辈分算，裴紫苏在十八岁之前一直认定下辈子她会是江晓城的女儿，而且是独生女、不会有继父、父女感情很好、气死孩子她妈那种。

但是女大十八变，变的是心，江晓城在那一年成了裴紫苏的路人甲。

这一次是江晓城突发胰腺炎住院，给她打了几百个电话、发了无数信息，裴紫苏最终拖到了他出院的这天，磨磨蹭蹭地来“探病”。果然，一见面就又闹了起来。

江晓城骂她什么裴紫苏都认：背信弃义、狼心狗肺、负心女……她就是这样的人，没什么可狡辩的。就算江晓城有掐死她的心，裴紫苏都能理解。

既然已经被骂了这么多年，就不能半途而废，裴紫苏决定“负心”到底。否则之前的骂不是白挨了？那她就真挺冤枉的了。

裴紫苏高昂起头，甩了甩脑后的短发，大步离开了外科楼。这家医院她非常熟悉，轻车熟路。她穿过连廊，去了内科楼，电梯停在七楼的中医科病区——她要找老张医生。

老张医生矮胖，看她时需要仰视，笑得一团和气：“看病啊？”

裴紫苏恭恭敬敬地对他鞠了个躬：“张老师您好，我是今年新考进医院的医生，裴紫苏，来报到的。”

老张医生、医生办公室里其他的医生，看她的眼神全都直了。

中医科是什么格调？阴阳五行，人与自然统一，温清消补……

本院中医科的几代医生特点一直很统一：内秀。说白一点儿：外形普通，谦恭温润。

裴紫苏是什么模样？高挑细柔，短发黑衫，一张巴掌大的小脸明丽白皙——就算丢在人堆里也是难得一见的漂亮、扎眼。

这位……能是个中医科医生？

这种女孩能看得了病、号得了脉？

光看脸，就知道她是不可能安心熬成个“女老中医”的。

老张医生琢磨着踢走这“花瓶”，心里盘算着先骗她走：新人职的医生统一在两天后报到，小裴医生你回家“再玩两天”。

裴紫苏来报到绝对不是一时兴起，是计划好的：看完江晓城，顺路来上班——反正是同一家医院。但她没想到老张医生不喜欢自己。此时转身回家？她日后在这科里还怎么混？但她也不能来硬的。

裴紫苏站着，对着老张医生挺发愁的。

老张医生对她也挺发愁的。

有护士急匆匆地来叫老张医生去看三十二床的病人，老张医生正愁没借口脱身，应了一声就要走。

他还没站起来，裴紫苏已经把桌上的听诊器拿起来了，双手递给他。老张医生下意识地一接，裴紫苏又从办公桌上那一摞的病历夹里翻到了三十二床病人的病历。老张医生刚站直，裴紫苏已经站到了他身后侧，正

是下级医师跟着上级医师查房时的模样。

这伶俐劲儿……

老张医生真不知道该怎么对这小姑娘了，学生如此识相，也挺不好意思赶她走了。

老张医生矮圆，谢顶，去了病房。裴紫苏细长，妙龄，亦步亦趋地尾随。

医生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笑成一片：“张医生这老古董，好不容易分来个大美女，他都不敢教？”

“他就喜欢老实巴交的学生，学生是耗子，他才好当猫。”

“小裴医生也挺乖的嘛，那机灵劲儿多招人喜欢。”

“这位啊，是耗子成精了吧。”

裴紫苏用一天的时间搞定了老张医生，下班时，她留下来加班、写病历。老张医生已经非常喜欢这小医生了，他对新入门的女弟子的态度是三级跳——从“走你”到怀疑、还行、不错，现在是很不错。

人不可貌相，“花瓶”更不可以，裴紫苏的身高是“女中骆驼”，更是内核强劲的新入职医生。

裴紫苏催老张医生下班，她已经开始直呼老师的外号了：“夫子，您怎么还不走？”

“我等人。”张夫子说。

他不忙，就想开开玩笑：“小裴医生啊，家里人为什么给你起个‘紫苏’的名字，是味中草药名嘛，做女孩子的名字太随便了。紫苏，《本草纲目》曰：解肌发表散风寒，行气宽中解毒——啊呀！还能安胎！”

张夫子后面这一声是特别指出的。

这也是个坏老头！裴紫苏叹气。

她整理着病历来：“中药的名儿多了，熊胆、龟板、黑芝麻，没用这些给我起名就万幸了，‘紫苏’就‘紫苏’吧。”

“你倒是好说话。”

“我倒是特想不好说话，起名的时候谁征求我的意见了？”

门口有脚步声传来，张夫子看见来人忙站起身去迎：“余晟！快请进！”

裴紫苏一怔，微偏头，扫了眼身后，顿时一阵头晕——真是那个男人：来医院时变态似的跟了她一路，在病房他慢条斯理地训了江晓城，还挺仗义地帮她解围。因为太过英俊，又一身的倦色，裴紫苏对他印象极深。

现在他是她的同事，资历必定在她之上。按规矩，今生今世在这家医院里，裴紫苏见面都要喊他一声“余老师”……

真是，一言难尽！

裴紫苏缩了脖子装死，埋头写病历。

余晟也认出她了，但不说破——这是早上那个坏脾气的女孩。

张夫子挺随意地给两人介绍：“小裴医生，这是余晟博士，刚从美国进修回来。余晟，这是我们科今年招考来的新毕业生，裴紫苏。”

两人互相看一眼，笑一下，算是认识了。

余晟回国之前就答应张夫子，上班第一天来帮他看一个想要进行肝移植的病人的资料。张夫子把一套病历、片和评估报告递给余晟。

余晟认真地翻看了很久，说：“报告做得很精准，病人的身体条件确实不适宜做移植。”

张夫子不甘心，余晟就和他一起讨论。余晟的声音沉、暖、不疾不徐，理论和经验都很扎实。裴紫苏不由得看过去，他比清晨时还疲倦些，但很有耐心、比张夫子这样的老中医都有耐心。而说服一位医生要比说服病人困难太多了，相当于一场鸡蛋里挑骨头般的论文答辩。

余晟终于说出了那句话：“已经是濒危阶段了，现在做移植就是人财两空。”

张夫子彻底沉默了，这话他也常对病人说，知道有多慎重。

太静寂了，医生办公室里气氛挺压抑。

余晟合上资料，问张医生：“这病人是您的朋友？”

张夫子叹：“是，我也是有些不理智了。”

余晟理解：“伤在谁身上，谁才知道有多痛，您是关心则乱。”

他发现裴紫苏在听他们说话，她沉静的眸子停在一片虚空里，像是想

起了一些事情。余晟暗自摇头——这些生涩的毕业生，还不知道什么是无能为力。

走廊里忽然传来张皇的喊声：“医生！医生！快，快！”

裴紫苏几乎是瞬间跳起来跑出去的——像是光一晃，人就消失了似的。这倒把老张医生和余晟吓了一跳。张夫子也赶忙往病房走去——这是十七床的病人的妻子的声音，十七床的病人可是告了病危的重点病号。

病房里，十七床的病人全身痉挛，牙关紧咬，表情煞是狰狞。

裴紫苏已经在做心肺复苏了。张夫子赶到床前看了看，吩咐道：“准备气管切开。”

护士跑去准备手术包，走廊里一阵纷乱的响动。张夫子忙着做气管切开的准备工作。

病人的妻子被这阵势吓到，陡然大哭起来。

这种环境下医生没法抢救，就算能操作，这位家属看到后也得哭晕过去，医生还得分神抢救她。

裴紫苏感觉身边多了个人，她命令道：“你把病人家属带出去！”

她双手叠压在病人胸口，撑直手臂一下一下快速地按压。号啕的哭喊声里病人的脸越揪越紧。裴紫苏盯着这张挣扎的脸，心里发狠地念着：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

被裴紫苏“命令”的是余晟，他在病房门口看到这女孩突如其来的果断和气势，她陡然间像变了个人。余晟把崩溃的病人的妻子领出病房，不让她干扰抢救。

张夫子和护士很快又进了病房，裴紫苏被替了出来。她脸上一层薄汗，手臂酸软地耷拉着，去护士站洗手。

护士站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两个人，裴紫苏诧异地发现其中一位是余晟，他一边轻声说着话，一边用笔在纸上写着什么。他旁边是十七床病人的妻子，她安静地听着、看着，已经被余晟安抚住了。

余晟看见裴紫苏，对她笑了笑，目光在她的衣服上停了一下。

裴紫苏疑惑地去洗手，不禁又回头看，对余晟手里的纸超级好奇：这外科佬写什么呢？心灵鸡汤？帮十七床的病人联系了其他医生、医院？或

者再有想象力一点，他写了一段——《心经》？

再一回头，余晟居然向她走来了，裴紫苏被逮住了似的一阵心慌。

余晟叠着手里的纸，要丢进垃圾桶。

裴紫苏忙问：“我能看看吗？”

余晟没在意，就给了她。

是几幅解剖图，线条极简但解剖层次精确，清晰地勾勒出了气管切开术的过程。一边的小字标识着：甲状腺峡部、食管、切口……画得太漂亮了，堪比教科书。原来余晟给病人家属上了一堂气管切开的科普课。

裴紫苏把那张纸还给余晟，见他攥了丢进了垃圾桶。裴紫苏看着垃圾桶，有种想捡回来的冲动。

余晟是来问裴紫苏的：“病人有传染病吗？”

“有，丙肝。”

“去换套衣服吧。”

“呃？”裴紫苏愣怔，顺着余晟的目光低头，才看到自己身上溅了病人的口腔分泌物。奈何她今天是提前报到，还没领到自己的白大衣，病人的口腔分泌物就溅在了自己半袖衫和裤子上。

“你们科没有淋浴，我带你去手术室，那里可以洗澡。”余晟说。

“不必了。”裴紫苏发愁的是没有可换的衣服。

“手术室里有洗手衣，你可以穿着回家。”余晟说。

裴紫苏挺意外的，这男人太细心，也太周到了，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别有用心。

余晟有极淡的笑意。

裴紫苏猜他对全世界都是这样笑的，因为他教训江晓城时也是这样的笑着——大概是职业病的一种吧，是冷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裴紫苏学着他的样子，也笑了笑：“谢谢。”

对于余晟来说这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小忙，但他是回国的第一天，也要去看看手术室的同事，就同裴紫苏一起过去了。

手术室这种“超级无菌、任何人都免进”的地儿，裴紫苏不敢乱摸乱碰，乖乖地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换拖鞋。

“你穿几码的鞋？”问话从头顶传来。

裴紫苏抬头，见余晟盯着她的脚。她低头，看见自己的脚后跟比拖鞋长了一截……

余晟又找了双43码的男士拖鞋，放到她脚边：“穿这双。”

裴紫苏脸发烧，看见自己的脚指头都红了。

余晟给她找来一身绿色洗手衣，裴紫苏接过一看，尺码的“L”前面一串的“X”，最大码……

裴紫苏脸憋得通红。

余晟指了指淋浴的方向，就去和手术室的同事叙旧了。

裴紫苏火速去冲洗，换上干净衣服出来。远远的走廊尽头有个男人的侧影，略松散地站着，单调的室内光照得人有多重影，轮廓模糊，是余晟。他看上去很累。

余晟察觉到裴紫苏出来了，扭头看，怔住了：

小V领服帖着清丽的锁骨，上衣掖在长裤里，扎出一把细长的腰身；裤子短肥不合身，露出纤细的脚踝，迈步间小幅地摆着，显得一双腿玲珑修长。待裴紫苏撩起湿漉水亮的短发，便露出了细瓷般的颈项、脸庞，和一双雾蒙蒙的黑瞳。暗绿色的洗手衣，色泽暗沉的布料，忽然就露出了一抹媚色，雾气蒙蒙地弥漫着沐浴液的香味。

裴紫苏见余晟眼光异样，以为自己闹了笑话，低头检查衣服：“是不是穿得不对？”

余晟说：“你挺适合穿洗手衣。”

“第一次穿。”裴紫苏觉得挺新鲜，低头摸着衣服看。

余晟忽然来了恶趣味：“曾经有一位医生在做手术时裤子忽然就掉地上了。”

裴紫苏脸色变了变。

余晟自顾自走了。裴紫苏忙跟上他，暗地里手忙脚乱地把裤子上的腰带多打了三四个死结。

余晟又去要了件白大衣给她披上。

裴紫苏不寒而栗：“你让我穿着白大衣满世界跑？大半夜的，还湿着头发？”

余晟这回是真笑了：“凑合吧，你穿着手术室的洗手衣满世界跑才更惊悚。洗手衣不许外借，领用都要签字，你要是被抓住了，手术室的人就倒霉了。”

裴紫苏明白该怎么做了：“那我穿着白大衣，快点儿跑！”

余晟提醒：“现在的人都不‘怕’鬼了，对鬼都是‘驱打’——你保重。”

裴紫苏斜眼瞅着余晟，很恼火。

余晟没忍住，笑了，挺帅的。

有借，当然有还。余晟说：“你明天把衣服放到办公室，我去拿。今晚手术室的护士倒夜班不好找，这衣服还给别人反而容易丢。”

两人一同走出外科楼的台阶，夜色浓稠，裴紫苏跟余晟道谢、告别。

盛夏的晚间，三十多摄氏度，光是这数字就让人想脱衣服。

裴紫苏短袖塞在长裤里，外面罩着白大衣，热腾腾蒸了一身汗。

这是被海归男博士设计出来的造型，真是够“潮”！

这可是她上班的第一天，要不要这么记忆深刻？

裴紫苏回头看医院的大楼，发现余晟还站在楼前面。他仰望着外科楼，孤独的背影有隐忍的桀骜不驯。

这位海归还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他像是个暖男，修养很好，很体贴，似乎还很热心；但裴紫苏就是觉得他骨子里是冷冰冰的，他和张夫子讨论生死时冷静得近乎冷酷。

余晟有一个面具——微笑的面具。

裴紫苏转回身，擦了把额头的热汗：务实些，还是跑吧。

她张开双臂狂奔回家，像夜里的一只白蝙蝠——这样起码能凉快些。海归医生说好的第二天来拿衣服，他八成是把这事儿忘了。半个多月后，算着余晟应该忙完了回国的各种手续，在正常工作了，裴紫苏拎了衣服给他送过去。

肝胆胰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没有余晟，有医生指给她：“余医生在示教室，往东，再往西，右拐……”

裴紫苏眼花缭乱地找了找准头，道谢离开。

医生办公室里的几个男医生面面相觑：“嚯，这女孩的大个子！吓死